

踏雪寻梅觅春归

■ 张保泉

大寒过后，春便近了。周末在家里和父母吃过团圆饭后，妻子和儿子想去看电影。我素来不太喜欢喧嚣，恰逢刚下过一场雪，便决定到影院旁的湖畔走走，踏雪寻梅，感知春意。

走在湖畔，游人如织，看来这种休闲的方式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。耳畔不时传来阵阵炮声，那炮声在空中回荡，犹如阵阵春雷，在唤醒沉睡的大地和万物生灵。心中莫名悸动，多了几分期待和希冀。

“快看快看，那儿有位老爷爷在游泳呢。”循声望去，一个老人在湖里畅游。旁边有人说，老人家今年都70了，身体硬朗得很呢。我在岸边注视着老人，心生敬佩。等老人上岸后，我冲他竖了个大拇指。

往前走，只有背阴处还有些许残雪，岸边的柳树已经泛黄，顶着一头鹅黄的秀发，静静等待着二月春风的裁剪。贺知章有诗云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，脑海中浮现出在春风的亲吻下，柳条发芽变绿，一幅

绿意融融的画面。

行至一座拱形的石桥面前，想到春晚中出场的赵雅芝和叶童，想起那些年百看不厌的《新白娘子传奇》。他们的缘分真是上天注定的吗？西湖的那座断桥，自古以来又成就了多少有缘人？任思绪纷飞，不觉已行至桥中央。我在桥上看风景，别人又在岸上看着桥上的我们。是的，我们都成了风景的一部分。

吟诵着卞之琳的那首《断章》，信步来到湖对岸。鼻尖不时有阵阵幽香传来，沁人心脾。走近，竟是几株蜡梅正在迎寒怒放。

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只不过，王安石笔下的梅花是白色的，我遇到的是黄色。我满心欢喜地驻足停留，拿出手机为这些精灵们拍照。我时而高举手机，时而仰卧在地。为拍出一张绝美的照片而拍手叫好，又为找不到一个好的角度、调整不好焦距而懊恼。

路旁的游人被我的情绪感染，纷纷加入了拍照大军，想将这份美好和热烈定格为永恒。和他们不同的是，当我拍出一张自认为满意的照片时，我会像画家一样，让梅花看一看。风儿吹，枝头动，梅花似点头致谢，又似祝福。

当手机里的运动软件提示“您已运动三公里，

用时58分32秒”时，我不由暗叹，不觉间和这几株蜡梅竟相处了将近一个小时。这份欢愉，不仅是来自手机里几张腊梅的美图，更是与它们的那份心与心的交流。此刻，我仿佛也体会到王安石静立梅前的那种心境。

快到终点时，湖中央有几只野鸭子在戏水，不时把头伸进水里觅食，身后激荡起一道道八字形的划痕。

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也许这些家伙们已经感受到春天了。湖中的残荷耷拉着脑袋，在水里映射出各种各样的美丽的图形。我轻轻地吟诵道：“飒飒寒风冻水塘，吹飞花瓣不留香。惟余枯瘦莲蓬立，熬过三冬向艳阳。”虽然冬季里万物萧索，但也有着它独特的韵味和景致。

几个孩子在岸边未化的冰面上用棍子敲击。我脱口唱出了杨万里的《稚子弄冰》中的诗句“稚子金盆脱晓冰，彩丝穿取当银钲。敲成玉磬穿林响，忽作玻璃碎地声。”回想起小时候玩冰的快乐，有哪一个孩子能够拒绝冰的诱惑呢？

冰块落地，笑声传来，融化了坚冰，也温暖了我的心。寒冬看似冷酷，实则在这严冬之下，孕育的生机已经凸显。

雪莱说过：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

那些不怕冷的鸟儿

■ 叶正尹

一个清冷的上午，天空是那种掺了灰的鱼肚白，寒气严严实实地罩着城市。走在路上，呵出的白气转眼就被风吹散。人行道旁，梧桐的叶子早已落尽，只剩下一根嶙峋的枝丫，瘦硬地刺向寂寥的天空。四下里是一片沉郁的静。

这寂静却被一阵突如其来“啾啾”声打破了。声音来自那片光秃秃的灌木丛。定睛看去，不是一片褐色的枯叶在动，而是一群麻雀。它们约莫十来只，小小的，灰扑扑的，在寒枝上抖擞着精神的小影子。这般冷的天，它们却似乎浑然不觉，兀自在疏朗的枝条间穿来穿去，灵巧极了。偶尔停在枝上，缩起爪子，蓬松起浑身的羽毛，将自己团成一个毛茸茸的球，只露出一粒黑豆般、晶亮的眼睛，警觉地打量着这个清冷的世界。

最有趣的是看它们在结着薄霜的地面上觅食。一蹦一跳，小脑袋一啄一啄，专心致志地寻觅着昨

夜被风吹落的草籽，或是哪位行人遗落的面包屑。它们时而啄啄地面，时而飞上近旁的长椅或矮墙张望，将觅食的半径扩大到了人类活动的边缘。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刮过来，它们只将小脑袋略略一偏，或顺势跃至背风的枝丫另一侧，抖抖羽毛，又投身于那场永不厌倦的“寻宝”。

我站在那儿，竟看得有些出神。这些灰褐的小生灵，既无鸿鹄的高远志向，也无画眉的清丽歌喉，它们是城市里最不起眼的住客。可偏偏是这些它们，在万物似乎都选择沉默或远遁的时节里，固执地留了下来。恍若对它们而言，冬天并非需要抵御的苦难，只是另一个必须认真对待、热热闹闹度过的好日子。它们只是紧紧地贴着这片熟悉的土地，用最快的频率扇动翅膀，用最密集的啁啾相互呼唤，用最单纯的活动，去填满每一个寒冷而漫长的冬季。

或许，这正是一种天赐的、属于市井的最古老又最鲜活的哲学。世界以凛冽相赠，它们却报之以微小却不懈的生命喧腾。它们的快乐与满足，简单得如同脚下的一粒草籽，屋檐缝隙里的一缕残阳。看着它们，我连日来因天气阴郁而生的那点烦闷，竟像阳光下的薄霜，不知不觉地消融了些。寒风依旧刺骨，可我心里，却仿佛被这些不畏冷的小家伙们，注入了一丝温温的活气。

不知不觉间，我已将它们放在心上了。车水马龙的街角，寂静小区的枝头，甚至办公楼冰冷的空调外机上，总能瞥见那灵动跳跃的身影，听见短促清亮的鸣叫。它们成了冬日里一份意外的慰藉。这些不怕冷的鸟儿告诉我：生命的热忱，不必去远方寻找。它们就栖息在眼前这片坚韧、鲜活又蓬松的平凡里，等着你发现，并报以同样的珍重。



冬栖水城

■ 许金松 郭桂菊

老屋的书香

■ 张目伦

一个温暖的冬日午后，我回到了初中母校，30多年前的往事瞬间如潮水般涌来。

推开图书室斑驳的木门，夕阳正透过西窗斜斜地洒进来，在一排排书脊上投下温暖的光斑。空气中飘着旧书特有的，混合着纸张与时光的味道——我们这儿的孩子管它叫“书的香味”。

我习惯性地走到靠窗第二个书架前，抽出一本封面已微微卷边的《汪曾祺散文集》。这本书不知道被多少双手翻阅过，书页泛黄，有些地方还留着不知哪个孩子用铅笔轻轻画的波浪线。我在窗边的旧木椅上坐下，翻到《端午的鸭蛋》那篇，立刻就跌进了高邮水乡的童年时光里。

汪老写他故乡的鸭蛋：“筷子头一扎下去，哎——红油就冒出来了。”读到这儿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这声音在安静的图书室里显得格外清晰，让我想起女儿曾在作文里写奶奶腌的咸菜，也说“咬一口，嘎嘣脆，酸里透着香”。孩子描写食物的劲儿，和汪老真是一脉相承的烟火气。

窗外传来几声羊叫，远处田埂上，一位老汉正扬着鞭慢慢悠悠往家走。这样的黄昏，适合读这样从容的文字。汪曾祺笔下的一茶一饭、一草一木，仿佛有种魔力，能把日子过出滋味来。读着读着，我忽然觉得手里捧着的不是一本书，而是一碗温

热的粥，暖胃更暖心。

图书室的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，探进一个小脑袋，是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。“老师，您看见我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了吗？我昨天看到雷电是怎么形成的，还没看完呢。”

我指了指第三排书架。她轻车熟路地找到那本蓝色封面的书，也不走，就挨着我旁边的小板凳坐下，埋头读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她抬起头，眼睛亮晶晶的：“老师，原来闪电不是老天爷发脾气呀！是云层里的正电荷和负电荷在‘打架’！”

我被她生动的比喻逗乐了：“是啊，读书就是在和世界对话。你问它问题，它告诉你答案。”

她点点头，又埋进书里。夕阳渐渐下沉，整个图书室沐浴在一片柔和的橘色光芒中。这一刻，没有城市的车马喧嚣，只有书页翻动的沙沙声，偶尔夹杂着小女孩恍然大悟的轻呼。

这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，在老家阁楼发现祖父那套破损的《三国演义》的情景。繁体竖排的字认不清，就连蒙带猜，在煤油灯下一读就是大半夜。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忠勇，诸葛亮空城计的从容，那些英雄豪杰就这样走进了一个乡村少年的心里。如今，看到家乡的孩子们听了“草船借箭”的故事瞪大眼睛的模样，我就知道，书里的世

界又一次被点亮。

书香是有温度的。它不仅仅是油墨的味道，更是无数人与书相遇时留下的情感印记。这本书里夹着一片干枯的银杏叶，那本书的扉页上有稚嫩的赠言；这本的边角被雨水泡过微微发皱，那本的最后一页用红笔工整地抄着一首诗。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故事，它们安静地立在架子上，等待着下一次被翻开，继续参与另一个人的生命。

暮色渐浓，小女孩合上书，小心放回原处。“老师，我明天还能来看吗？我想知道雨是怎么形成的。”

“当然，图书馆永远欢迎你。”

她蹦跳着离开后，我没有立刻开灯。在渐渐暗下来的光线里，书架变成一排排沉默的剪影。我知道，它们并不是沉默的——当有人翻开它们时，孔孟会开口谈仁爱，李白会举杯邀明月，苏轼会在赤壁的江风中长啸，鲁迅会用笔尖划破黑夜。而我们这些平凡的读者，就在这一次次翻开中，走过千年时光，跨越万里山河。

读书确实改变不了人生的长度，但我亲眼看见它如何改变着一个孩子的眼神、一座村庄的黄昏、一种生活的质地。就像此刻，窗外繁星初现，而我心中的世界，早已被这些层层叠叠的书页，拓展得愈发辽阔而明亮。

之正堂书庄是仲曼、季斌的曾祖致仕还乡时创下的，三十多个伙计，六位师傅，祖传书版四百余种。虽比不过书业德、善成堂的规模，但是在京津、苏嘉甚至绥远来的书商那里都颇有名声。之正堂刻印的书，字迹工整端秀，纸墨俱佳，装帧考究，被誉为“宋版之美”。

仲曼去了运知书院，与先生们聊得高兴，回书庄时日已西斜。聂伍从门口的大槐树后面闪了出来，高高大大的影子把仲曼吓了一跳。

“给您还书来了，先生。”聂伍笑得憨厚。

“说过的，不必还了。”仲曼说着，从腋下取出几卷书递与聂伍，“新刻印的《孟子全书》，送你。”

“等俺攒够了钱再买不迟。”聂伍连忙推辞。

“就你一月半两的工食银？拿着！”仲曼把书卷塞到聂伍怀里。

聂伍是运河上的闸夫，住在附近的河夫营里。他认得些字，喜欢读书，却苦于没钱买书，寻了个机会混进之正堂，想着能在里装书作坊里挑些废弃的残页，结果被伙计抓个正着。仲曼非但不恼，还送了他几册新版的书。此后，偶有余暇，仲曼还约聂伍上门为其解读经典，两人渐渐有了师生之谊。

聂伍鞠躬走了。季斌兴冲冲地赶回来，给仲曼使个眼色，得意地笑着，随仲曼进了里间书房。季斌连忙掩了两道屋门，从袖筒子里掏出一叠手卷，慢慢摊在书案上。

仲曼一边疑惑地看着季斌，一边翻开手卷，立即飞红了脸，肃然道：“从哪里抄来这些鸟七八糟的东西？”

“扬州书商贾经纪。”季斌答道，“大码头上遇见的，才五十两！”

“你倒要作甚？”仲曼不怒而威。

“私、私刻不行啊？贾经纪说有多少都包销哩。”见兄长脸色阴沉，季斌央求道。

“再说一句，点火焚了你的手抄卷。”仲曼说着站起身，右手重重地拍在案上，左臂往身后一甩，踏步出门。

“哥……”季斌着急地猛一跺脚，压着声音呼喊道：“一大家子等吃饭呢！”

中昌府到底有多少家书庄，没人说得清。有新开张的，有悄然关停的，也有居家私刻的。有名头的，比如书业德，以经史见长；比如善成堂，善刻小说演义；比如有益堂，主攻医学、星象等书。之正堂延续百年的，大都是诸子百家和开蒙读物。

如今，朝廷积弱，运河疏浚并不及时，河道上少了不少生意，之正堂承蒙祖荫，添丁进口，开销日益加大，眼看着要入不敷出。仲曼心中焦急，正与书院的先生联合编撰新书。至于盗版甚至违禁之书，仲曼始终深恶痛绝。

这天，聂伍在之正堂外等候仲曼，悄然将仲曼拉至大槐树后面。

仲曼疑惑：“还请到书房叙话。”

聂伍道：“恐脏了之正堂门户。”话未说完，他解开衣襟，抽出几册书，呼啦啦掀开书页，“这种污秽之书，近来在河夫营里疯传，识文断字的，每有闲暇必聚集诵读，言语十分下流不堪。”

“可知出处？”仲曼眉头紧锁。

“不知。”聂伍道。

“这样，你去报官，先去县衙，再去府衙。”仲曼预料报官未必有效，沉思道：“书册先借我一用，改日我俩再议。”

聂伍点头离去。仲曼立刻召来季斌，把书册摊在他面前：“我已委托聂伍，先县衙，后府衙。”

“兄长断然拒绝之后，我即刻寻到贾经纪退回手抄卷，那无赖竟扣了我十两银子。”季斌辩解道，“此事与我再无瓜葛，你要信我。”

“有无干系，我自有了断。”仲曼决然道，“你若还有心，便去寻那个什么贾经纪。”

几日过去，府县两级均未见有效行动。聂伍来见仲曼，说污秽之书传得更盛，闸口、东关桥，甚至繁华的米市街，都有人公然买卖。

仲曼拱手道：“如此更好。有劳聂兄想些办法，尽快寻到书库、刻坊。”

不出两日，聂伍便送来地址，还画了草图。他冲仲曼一揖到地：“此事不劳先生，聂伍今夜便去。”

仲曼慨然道：“刻坊间的事儿，与你本无干系。你再掺和，恕不相见。”

是夜，月黑风高。仲曼泡一壶好茶，读一会儿闲书，四更未到，起身换了黑色衣裤，来到中堂郑重拜过先祖牌位，悄然出门。

经西市街，走猫耳巷，走过浙江的茶叶店、苏杭的布绸店、广东的铁锅店、江西的瓷器店，再过文房店、牙器店、制衣铺、典当铺，仲曼感觉自己背后有股气息推着，脚下有股力量推着，他的步伐越来越快，越来越轻盈，终于过了文庙，又过了隆兴寺，仲曼看到了一个大池塘，池塘对岸有一处孤零零的院落。他停住脚步，手指用力捏了捏衣兜里的火镰。

此时，黑黢黢的院落里，透过窗户，忽有火光传出。火苗很快蹿出窗户，上了屋顶。大火借着风势，开始蔓延，照亮了一片天空，也照亮了满池塘的绿波。

仲曼吃惊地看着一个身形矫健的人影从院墙跳出，消失在对岸的夜色中……

仲秋之夜，仲曼邀季斌、聂伍对月饮酒。数杯之后，仲曼忽然沉下脸来，质问季斌：“说吧，为何纵火焚书？”

季斌支吾道：“什么焚书？”

聂伍从身后取出几块书版，扔到季斌面前。

仲曼佯怒道：“还敢私藏秘书书版！”

季斌慌忙坦白：“终究未能掩兄长耳目，咱就地烧了它。”

聂伍寻几块砖来，架起书版，季斌拿蜡烛慢慢点着，说道：“若不是偶见书院学子也在传阅，我也不会出此下策……”

仲曼起身，望月，望季斌，望聂伍，再望月，高声笑道：“今当畅饮！”